

信用卡交易管控剑指“代还乱象”

本报记者 郝亚娟 张漫游

上海 北京报道

当前,信用卡业务正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受

还款通道风控升级

按照监管要求,账单出来后由别人代还次数过多的客户属于风险客户。并且,代还账户还存在洗钱风险。

近日,某信用卡用户告诉记者,使用非本人储蓄卡为某国有行信用卡还款被提示还款失败,只能使用本人储蓄卡或者本人网银及柜面业务处理,线上他人还款通道基本关闭。

事实上,多家银行已对信用卡还款通道风控手段进行了升级,主要包括限制非本人还款、发布风险提示等方式。

此前,某股份制银行发布了《信用卡关联还款及自动购汇服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该行对信用卡关联还款进行了优化。协议规定,“跨行关联还款(包含跨行自动还款与跨行自助还款)由我行与还款业务合作商共同为客户提供服务。信用卡账户与还款账户的关联关系遵循‘同名一致性’规则,即信用卡与还款账户的账户持有人姓名、证件号、证件类型须一致。”

“对于他人代还信用卡的监管,主要是为了规范一些不规范的平台。”某城商行信用卡中心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有一些‘集资’类的平台,会通过‘快速赚钱’‘缺钱找我’等关键词诱骗持卡人,套用持卡人的信用卡额度,并可能利用汇集的资金发高息贷款或投入股市,这种平台就会出现集中

加强智能风控审核

信用卡将进一步转向精细化经营,金融科技在拓展获客渠道、大数据风控及资产质量监测等方面的重要性也将更为突出。

随着“强监管”手段的落地,信用卡逾期情况有所缓解。

央行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暨《2021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1年年末,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8亿张,同比增长2.83%,环比增长0.25%;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860.39亿元,同比增长2.59%,环比下降了1.02%,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1%。

兴业经济研究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研报指出,自2020年起,监管部门加强互联网贷款业务监管,要求大型平台公司金融活动纳入监管,金融业务必须持牌经营,这为信用卡业务在场景拓展和客户群拓展方面提供了机遇。在场景方面,银行可自建平台增加与互联网消费平台合作,激发刷卡活跃度。在全面“断

复杂多变的经济金融形势影响,信用卡业务正面临传统风险与新型风险共生,欺诈风险、信用风险与合规风险共存的挑战,提高智能风控审核能力将成为银行信用卡业务下一阶段的重点工作。

代偿还款的情况。一旦出现风险,资金的去向很难把控,可能会形成共债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科技公司邦盛科技日前撰文指出,随着“断卡”行动的推进,洗钱诈骗团伙另辟蹊径通过信用卡账户的溢缴款来收取或转移资金,作案工具由借记卡向信用卡扩大的趋势愈发明显,如通过信用卡进行赃款的存入,通过相关的下游账户(POS、ATM、刷卡套现等)进行消费、转移资金,同时还涉及到套现洗钱风险。这就需要银行结合商户的具体情况,去关联持卡人及商户是否会涉及到相关的交易。

上述《协议》中亦明确:“您不得利用本协议所涉业务进行虚假交易、洗钱等违法违规行为,且有义务配合我行进行相关调查,一旦您拒绝配合进行相关调查或我行认为您存在或涉嫌虚假交易、洗钱或任何其他非法活动、欺诈或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违反本协议约定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我行有权采取以下一种、多种或全部措施:(1)暂停或终止提供本协议所涉业务;(2)终止本协议。”

上述某城商行信用卡中心人士坦言,“在做贷后管理时,如果我们关注到一个网银上关联了多张信用卡,且到了账单日又出现集中还款的情况,我们会判断这一客户可能存在高风险,或涉及帮助他人逃废债的行径,我们就会直接关停客户的信用卡额度。这类风险一旦形成,清收起来是很困难的。”

“按照监管要求,账单出来后由别人代还次数过多的客户属于风险客户。并且,代还账户还存在洗钱风险。”某国有行信用卡人士指出。

冰鉴科技高级研究院研究员王诗强也认为,银行加强对信用卡交易的管控,限制非本人还款主要有三方面考量:一是担心客

户信息泄露,导致客户信用卡被盗刷,特别是使用信用卡代偿软件操作行为。而防范此类行为,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与第三方智能风控企业合作,利用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风险防控。

王诗强表示,银行信用卡中心要防范的是客户利用信用卡代偿软件操作行为。而防范此类行为,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与第三方智能风控企业合作,利用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风险防控。

有关政策,要求发卡银行整治信用卡套现,以及违规流向严禁领域等问题,但是信用卡套现现象依然比较猖獗。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银行因为受到市场的压力,为了扩大市场规模,采取大额授信方式,或者信用卡+贷款的方式以达到获客目的。

光大证券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指出,从中长期看,居民消费信贷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从“蓝海”走向“红海”,这一过程将伴随着居民端杠杆率上行、风险逐步提升和定价逐步下行,最终形成风险与定价的均衡。未来,客户获取、客群经营和风险控制将是金融机构建立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信用卡也将从现阶段的“跑马圈地”进一步转向精细化经营,金融科技在拓展获客渠道、大数据风控及资产质量监测等方面的重要性也将更为突出。

Wind数据显示,公募基金行业中有信托公司持股的21家信托系公司,合计管理规模达2.84万亿元。

“过去监管部门对信托设置子公司、参股控股其他金融牌照没有明确要求。”上述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公募基金目前主要作为信托公司的一项长期股权投资,特别是这两年部分基金公司业绩相对较好,在财务并表上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而对于目前转让股权的原因,山东国信此前表示,潜在出售事项将有助于改善本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本公司财务指标。

中融信托方面表示,本次转让中融基金股权将促进业务回归信托本源,削减非信托主业投资,未来凸显信托主业定位,符合战略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

对于接连出现信托公司转让所持公募基金股权的现象,南方地区某信托公司一位高管对记者表示,“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估值处于相对高位的判断,另一方面更大的可能是出于部分信托机构自身的资金需求。”

记者还注意到,企查查信息显示,嘉实基金6月19日新增1则股权出质,出质人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权人为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出质股权数额6000股。

除了监管要求信托回归主业等因素外,有受访的信托业内人士还表示,“去年以来,监管也多次要求信托公司梳理子公司架构。”

不过,记者注意到,2021年7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业务的通知》。该通知认为,近年来,部分信托公司通过非金融子公司进行监管套利、隐匿风险;开展违规关联交易、进行不当利益输

送,给信托业发展造成潜在风险。其主要思路是加强信托公司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管控,明确清理规范工作安排,比如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等业务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等。

“比如,有的信托利用公募基金的私募子公司等通道进行业务合作,这些做法在合规性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情况通常是出现在资金募集端,有的信托公司借助公募基金旗下的私募子公司、三方财富公司等等进行产品销售(总包或分销)、资金募集等。

实际业务中,对于信托机构和公募基金之间的业务协同,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协同效应较为有限。”

上述信托高管告诉记者,固有业务上,信托公司可以其闲置资金购买公募基金的产品。信托业务上,信托擅长非标业务,公募基金则擅长标准化、净值化、证券市场股票投资、多策略等。目前,各家信托公司都在发展证券投资类业务,双方可以开展部分业务合作。比如在TOF(Trust of Fund,基金中的信托,指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到信托公司的TOF信托上,再投资到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债券和股市)等业务上,信托是募集资金的角色,公募基金则是提供专业服务的角色。但是,在渠道和募集方面,信托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为高净值客户,和公募基金之间并不契合,与银行私行、私募基金反而更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次性全部让渡所有股权,经纬纺机相关人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业务协同有限,且应监管精神选择主动转让。”该人士表示,“中融基金是公募性质的,信托更多是私募性质的,目前业务上协同作用确实没那么明显,中融信托主要还是按监管要求,做好主营的信托业务。”



居民消费信贷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从“蓝海”走向“红海”。

视觉中国/图

们关注到一个网银上关联了多张信用卡,且到了账单日又出现集中还款的情况,我们会判断这一客户可能存在高风险,或涉及帮助他人逃废债的行径,我们就会直接关停客户的信用卡额度。这类风险一旦形成,清收起来是很困难的。”

“按照监管要求,账单出来后由别人代还次数过多的客户属于风险客户。并且,代还账户还存在洗钱风险。”某国有行信用卡人士指出。

冰鉴科技高级研究院研究员王诗强也认为,银行加强对信用卡交易的管控,限制非本人还款主要有三方面考量:一是担心客

户信息泄露,导致客户信用卡被盗刷,特别是使用信用卡代偿软件操作行为。而防范此类行为,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与第三方智能风控企业合作,利用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风险防控。

王诗强表示,银行信用卡中心要防范的是客户利用信用卡代偿软件操作行为。而防范此类行为,银行信用卡中心可以与第三方智能风控企业合作,利用知识图谱、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风险防控。

有关政策,要求发卡银行整治信用卡套现,以及违规流向严禁领域等问题,但是信用卡套现现象依然比较猖獗。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银行因为受到市场的压力,为了扩大市场规模,采取大额授信方式,或者信用卡+贷款的方式以达到获客目的。

光大证券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指出,从中长期看,居民消费信贷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将从“蓝海”走向“红海”,这一过程将伴随着居民端杠杆率上行、风险逐步提升和定价逐步下行,最终形成风险与定价的均衡。未来,客户获取、客群经营和风险控制将是金融机构建立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信用卡也将从现阶段的“跑马圈地”进一步转向精细化经营,金融科技在拓展获客渠道、大数据风控及资产质量监测等方面的重要性也将更为突出。

Wind数据显示,公募基金行业中有信托公司持股的21家信托系公司,合计管理规模达2.84万亿元。

“过去监管部门对信托设置子公司、参股控股其他金融牌照没有明确要求。”上述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公募基金目前主要作为信托公司的一项长期股权投资,特别是这两年部分基金公司业绩相对较好,在财务并表上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而对于目前转让股权的原因,山东国信此前表示,潜在出售事项将有助于改善本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本公司财务指标。

中融信托方面表示,本次转让中融基金股权将促进业务回归信托本源,削减非信托主业投资,未来凸显信托主业定位,符合战略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

对于接连出现信托公司转让所持公募基金股权的现象,南方地区某信托公司一位高管对记者表示,“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估值处于相对高位的判断,另一方面更大的可能是出于部分信托机构自身的资金需求。”

记者还注意到,企查查信息显示,嘉实基金6月19日新增1则股权出质,出质人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权人为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出质股权数额6000股。

除了监管要求信托回归主业等因素外,有受访的信托业内人士还表示,“去年以来,监管也多次要求信托公司梳理子公司架构。”

不过,记者注意到,2021年7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业务的通知》。该通知认为,近年来,部分信托公司通过非金融子公司进行监管套利、隐匿风险;开展违规关联交易、进行不当利益输

送,给信托业发展造成潜在风险。其主要思路是加强信托公司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管控,明确清理规范工作安排,比如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等业务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等。

“比如,有的信托利用公募基金的私募子公司等通道进行业务合作,这些做法在合规性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情况通常是出现在资金募集端,有的信托公司借助公募基金旗下的私募子公司、三方财富公司等等进行产品销售(总包或分销)、资金募集等。

实际业务中,对于信托机构和公募基金之间的业务协同,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协同效应较为有限。”

上述信托高管告诉记者,固有业务上,信托公司可以其闲置资金购买公募基金的产品。信托业务上,信托擅长非标业务,公募基金则擅长标准化、净值化、证券市场股票投资、多策略等。目前,各家信托公司都在发展证券投资类业务,双方可以开展部分业务合作。比如在TOF(Trust of Fund,基金中的信托,指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到信托公司的TOF信托上,再投资到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债券和股市)等业务上,信托是募集资金的角色,公募基金则是提供专业服务的角色。但是,在渠道和募集方面,信托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为高净值客户,和公募基金之间并不契合,与银行私行、私募基金反而更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次性全部让渡所有股权,经纬纺机相关人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业务协同有限,且应监管精神选择主动转让。”该人士表示,“中融基金是公募性质的,信托更多是私募性质的,目前业务上协同作用确实没那么明显,中融信托主要还是按监管要求,做好主营的信托业务。”

信托出清公募基金股权背后

本报记者 陈嘉玲 广州报道

“信托系”公募基金的阵营持续减员。

继山东国信(01697.HK)转让富国基金股权后,经纬纺机(000666.SZ)近日发布公告称,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拟以不低于15.04亿元的评估价格,公开挂牌转让所持中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基

或有“控制权溢价”

上述公告显示,中融信托此次拟“出清”中融基金的全部股权。

据公开信息,中融基金成立于2013年5月,原名为“道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从2013年5月出资设立至今,中融信托作为中融基金的核心股东已长达9年。

中融基金当前共有中融信托、上海融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融晟”)两位股东,占股分别为51%和49%。目前,上海融晟将放弃优先受让权。若此次股权转让成功,中融信托将完全退出中融基金的股东行列。也就是说,中融基金或将易主。

从标的资产情况来看,这部分股权目前仍存在质押。中融信托于2021年9月17日通过质押中融基金51%股权获取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流动性支持资金6亿元,将于2022年9月16日到期。在本次股权转让之前,中融信托将偿还以上拆入资金以解除股权质押。

Wind数据显示,历经9年的发展,截至2022年6月13日,中融基金管理的公募基金规模达到1142.10亿元,为行业前30%。截至2021年12月31日,中融基金经审计的合并口径51%股权账

部分通道业务合规存疑

Wind数据显示,公募基金行业中有信托公司持股的21家信托系公司,合计管理规模达2.84万亿元。

“过去监管部门对信托设置子公司、参股控股其他金融牌照没有明确要求。”上述信托公司人士告诉记者,公募基金目前主要作为信托公司的一项长期股权投资,特别是这两年部分基金公司业绩相对较好,在财务并表上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

而对于目前转让股权的原因,山东国信此前表示,潜在出售事项将有助于改善本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优化本公司财务指标。

中融信托方面表示,本次转让中融基金股权将促进业务回归信托本源,削减非信托主业投资,未来凸显信托主业定位,符合战略发展规划和长远利益。

对于接连出现信托公司转让所持公募基金股权的现象,南方地区某信托公司一位高管对记者表示,“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估值处于相对高位的判断,另一方面更大的可能是出于部分信托机构自身的资金需求。”

记者还注意到,企查查信息显示,嘉实基金6月19日新增1则股权出质,出质人为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质权人为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出质股权数额6000股。

除了监管要求信托回归主业等因素外,有受访的信托业内人士还表示,“去年以来,监管也多次要求信托公司梳理子公司架构。”

不过,记者注意到,2021年7月30日,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信托公司非金融子公司业务的通知》。该通知认为,近年来,部分信托公司通过非金融子公司进行监管套利、隐匿风险;开展违规关联交易、进行不当利益输

送,给信托业发展造成潜在风险。其主要思路是加强信托公司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管控,明确清理规范工作安排,比如从事私募股权投资等业务的境内一级非金融子公司等。

“比如,有的信托利用公募基金的私募子公司等通道进行业务合作,这些做法在合规性上存在一定的争议。”记者采访了解到,此类情况通常是出现在资金募集端,有的信托公司借助公募基金旗下的私募子公司、三方财富公司等等进行产品销售(总包或分销)、资金募集等。

实际业务中,对于信托机构和公募基金之间的业务协同,多位受访人士表示,“协同效应较为有限。”

上述信托高管告诉记者,固有业务上,信托公司可以其闲置资金购买公募基金的产品。信托业务上,信托擅长非标业务,公募基金则擅长标准化、净值化、证券市场股票投资、多策略等。目前,各家信托公司都在发展证券投资类业务,双方可以开展部分业务合作。比如在TOF(Trust of Fund,基金中的信托,指委托人将资金交付到信托公司的TOF信托上,再投资到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债券和股市)等业务上,信托是募集资金的角色,公募基金则是提供专业服务的角色。但是,在渠道和募集方面,信托公司的客户群体主要为高净值客户,和公募基金之间并不契合,与银行私行、私募基金反而更契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次性全部让渡所有股权,经纬纺机相关人士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提到,“业务协同有限,且应监管精神选择主动转让。”该人士表示,“中融基金是公募性质的,信托更多是私募性质的,目前业务上协同作用确实没那么明显,中融信托主要还是按监管要求,做好主营的信托业务。”